

散文

扯树辣椒

徐瑞

黄瓜藤黄了、枯了,最后几条老黄瓜还吊在上面荡荡悠悠时,母亲把黄瓜藤一股脑儿扯出来,解开那些紧紧缠绕住竹瓜篱不肯撒手的藤条,竹瓜篱被捆住放屋檐,瓜藤丢到菜园的山畔边。豆角停止了冒花苞,即使每天浇水,也不再生出青绿的子孙,几天后,它们就倒下和黄瓜藤挤在了一起。

同期的伙伴只有辣椒,母亲会保留到最后。眼望着黄瓜地里冒出了小白菜,豆角地里长出了莴笋苗,辣椒还豪横地霸占着菜园子的一大片土地。

母亲会隔三差五去辣椒地摘辣椒,即使辣椒树早已不开花了,但辣椒似乎总也摘不完。

等摆足了谱,母亲才仪式感满满地扯辣椒树。扯辣椒树比扯黄瓜藤和豆角苗更干脆利落,随手一拔,连树带根的,还没有竹篱笆的牵绊。扯出辣椒树,敲敲树根上的泥,挑回家,放到院子里。待到厨房升起炊烟,母亲就系着围裙,到树上揪几个辣椒。这是正宗的扯树辣椒,个头偏小,红的偏少,有点蔫头蔫脑。扯树辣椒又叫秋辣椒,也称倒盘辣椒,意思就是好吃到爆,把盘子都倒了拌饭吃。

扯树辣椒没有头批辣椒那么有青葱岁月的痕迹,也没有劲夏辣椒那份火爆,扯树辣椒带着一种沉稳、柔软。将扯树辣椒洗净,用菜刀轻轻一拍,拍扁的辣椒和着辣椒的汁水堆满了菜板。铁锅烧红,倒入辣椒,翻炒几遍,淋油、放盐,辣椒的异香和母亲的咳嗽从厨房传来。加入豆豉和切片的大蒜,起锅,白的蒜籽、黑的豆豉,绿的辣椒,一碗下饭的扯树辣椒就做好了。

我们全家都喜欢吃扯树辣椒,上桌的第一筷子,都统一齐刷刷地伸向辣椒碗。扯树辣椒辣得温柔、清香,咸中带辣、辣中带咸,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苦。头批辣椒也微苦,但那是嫩嫩的苦味,脆脆的苦。扯树辣椒的苦似有似无,韵味悠长,让舌根享受的不仅仅是美食,还有岁月的味道。

院子里的扯树辣椒,就那样静静地待着。有时是母亲去摘几个辣椒,有时是我们,扯树辣椒可以连续一个星期还枝繁叶茂,让我怀疑母亲大夏天每天挑水淋辣椒苗的举动是否正确。扯树辣椒也确实神奇,好像那树上的辣椒永远也摘不完。母亲翻找一遍,抓一大把辣椒去了厨房,隔天,又喊姐姐去摘,姐姐摘完,我又去翻。虽然越来越少,但从没让我们空手而归过。即使刚刚全部翻找了一遍,只要你愿意再翻一遍,仍然会有新的发现。

不记得啥时候开始,母亲不喊我们去翻扯树辣椒了,也没注意啥时候开始,扯树辣椒干掉了。每天无所事事晒着太阳的扯树辣椒,叶落得差不多时,慢慢就变成了扯树棍棍,扯树棍棍上面,偶尔还会有一个两个扯树辣椒像猴子一样,紧紧地吊着扯树棍棍荡秋千。

当最后一棵扯树辣椒干透时,母亲拿来撮箕,把扯树辣椒搬进了厨房灶台下。划亮火柴,点燃扯树辣椒,塞进灶膛,会有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,天渐渐地也冷了起来。

小小说

谎言

夏国乃

我们村有两个苦命的人儿,其中一个叫公仔的孩子尤其苦命,他的名字也有些特色,所谓公仔就是吃公家饭的意思,更有意思的是全村人为他守口如瓶的谎言。

他的父母早年在贵州高速公路务工,在一次隧道塌方事故中双双不幸去世,五岁公仔顷刻成了孤儿。爷爷奶奶强忍悲痛,把他拉到身边抚养。有一天,公仔问爸爸妈妈到哪里去了?把爷爷奶奶问住了。然而,二老辗转难眠,苦苦寻思:如果让公仔知道了真相,大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,因此,两人决定对公仔进行说谎:“爸妈去了很远的城市做珠宝生意呢!到时赚好多好多的钱买好多好大的月饼回来。”第二天老两口又对左右舍悄悄地说了这个想法,邻居们安慰道,我们也打算暗地里帮你们这个忙,于是挨家挨户串联一下,有一个邻居说最好请一下村委会出面。第二天村委会也采纳了村民的意见,并决定安排一名管民政的扶贫干部负责此事,于是一场更大的谎言就这样进行着。

这年冬天下了一场特大的雪,小公仔看到很多人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手拉手兴奋地滑冰,堆雪人。他突然大哭起来:“我要爸爸妈妈,我也要滑冰,你们到哪里去了?”这个场景正好被路过的村干部撞见,他哄劝说:“你爸爸妈妈正忙呢,如果他们写了封信让我寄交给你们,好吗?”第二天公仔把写好的信交给了村干部,随后村干部就代替他“爸妈”回了信,嘱咐他要听爷爷奶奶、老师的话,好好学习,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小公仔想见爸妈的渴望更加强烈,提出的问题更加“刁钻”,为了消除小公仔日益增加的疑问,乡亲们又反复密谋上演了一出精彩的“小品”。

“五一”前夕,小公仔又收到“爸妈”的来信,“爸妈”说五一假期专程回家看望他,五月一日那天,小公仔眼珠都望穿了,一直不见爸妈的影子,正当小公仔就要大哭大闹的时候,张叔叔气喘吁吁地跑过来,着急地说:“公仔呀!你妈突然生了病,你爸正在医院陪着呢,一时回不来了!”小公仔泪流满脸,哭喊:“你们骗我,你们是超级骗子!怎么会这么巧呀!”乡亲们早就料到小公仔会有这么反应,早就“埋伏”在附近的乡亲们立刻出现了,亲切地安慰他,张叔叔怎么会骗你呢?不信你瞧李伯伯、王老师还有赵阿姨正拎着包,买好了车票准备坐火车到很远的地方看望你爸爸妈妈呢!

在这个善意谎言的持续中,小公仔不知不觉长到了十多岁了。看着寒假作文题——《我的幸福童年》,小公仔不觉又对旁边奶奶问起今年春节爸爸妈妈回不回家,两人望着已十多岁的孙子,老泪纵横。最后,终于把这一真相详细地告诉了他。听完奶奶的诉说,小公仔擦干了脸上的泪水,抱起作业本进了自己的房间,接着又哭了一阵,然后就写他的作文。

他的作文是这样写的:亲爱的爷爷奶奶,叔叔伯伯,阿姨婶婶,还有老师同学,所有好多好多人,你们都是好样的,特别是你们的谎言非常可贵,我非常理解,这都是为了善待我,为了能让我好好成长,其实我早就长大了,懂得很多很多的道理,你们的“小品”我也早就看穿了,你们根本不需要说谎,因为你们同样是我的爸爸妈妈,我的童年非常幸福,因为我生活在善意谎言的呵护中……

记事本

最美丽的行程

尹湘文

回家无疑是最美丽的行程。

大巴车从炎陵县城出来,左边是河,右边是山,山水之间风和日丽。一路走走停停,终于到了村子,车子停在婶婶家店子门口。婶婶眼神好,一下车,就一面过来要帮我拎包,一面呼“石匠”移车。

说是婶婶,只是辈分比我高些,其实年龄也只比我大一岁不到。记得小时候同校读书,她比我还低一个年级。那时都是直呼其名,甚至外号。后来她嫁给了同村比我大两岁的本家叔叔,现在都快花甲之年了,总觉得应该叫婶婶更庄重些。

婶婶说我好像好久没有回来了,其实两个星期前我就回来住过两天,只是忙着家里一些事没有到她这里来。

初冬的阳光真正是村民的最爱。且不说捡茶籽,晒茶籽,种油菜,晒薯钱,下水捞砂,上山砍柴之类的农活、重活,就是三三两两坐在家门口,犬瘦鸡肥,粮丰菜茂,家长里短地聊天“讲经(讲大话)”,如此丽日相伴、面阳而坐,也足以令人怡然自得、神愉色悦了。

跟店子门口晒太阳的嫂子、婶婶、兄长们简单招呼以后,我径直回家。

不到三分钟就到了家。母亲不在家,这是预料之中的,这么好的天气,她怎么能放过!这十来年,她要么在家里待着,要么到岗哈土里或屋门边土里去搞她的庄稼蔬菜。放下行李,把母亲接回来,简单搞了一下卫生,叮嘱母亲好好休息等我回来做饭……一番“安排”之后,我又来到婶婶的店子看“热闹”,听“时间(乡野时事新闻)”。

婶婶没有种田,利用房屋处在马

路旁边又是村中心的位置,因陋就简开了这么一个店子,主要经营一些村民日常生活用品。同时又将另外几间屋子布置成村民“娱乐活动室”和“婴幼儿游乐中心”。打车的,购物的,带小孩的,以及闲谈“讲经”的,每天早、中、晚餐后总有一些人会过来坐一坐。在外面打工、读书的,每次回到村里也总要抽时间过来“打卡”露个脸。

我一进“娱乐室”,正在打牌的“牛牯”就急忙起身搬凳子让座,“牛牯”比我小几岁,自幼以来就身强力壮、一身豪气,天不怕地不怕,不如意就是拳头相向、武力解决,在我们村里是出了名的。按照约定,他养父亲,他哥哥养母亲。母亲去世多年了,现在父亲年龄大了,本来在外面经营挖机的“牛牯”就辞工一个人回来专门陪护父亲。“牛牯”对我算是比较客气了,照他自己话说是“敬重”。现在在村民亲友中间“牛牯”很有面子。其实,岂止面子,这些年留守村里的人中间,“牛牯”是很年轻的,他有力气,又有车,村民的力气活他看见都会帮,逢墟赶集去县城里总是坐得满满的,谁家急事没赶上班车的,他二话不说开就送。所以,大家都给他“点赞”。

我四处走走看看,总觉得有些变化。“娱乐室”有了烟灰缸,地面上基本看不到花生壳和烟头之类的垃圾。柜台不知何时摆上了“桌签”,货物好像也整齐有序了。看着聊着,一位不怎么熟悉的五十岁左右妇女来买酱油,婶婶正在为孙子换衣服,示意她自己去拿。只见妇女走进柜台,取出酱油,打开钱箱,付款找零,全部“自主”完成。然后走到对马路旁将手里的香蕉皮扔进了垃圾桶——那是垃圾分类投放处,后面是镇政府“垃圾分类指南”宣传栏。

一会,来了几位村干部,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的有关通知贴在墙上,告诉大家怎样缴费。大家赶紧让座打招呼,七嘴八舌提了一些意见,反映

一些问题。有的问自己的建房中请什么

时候能够批下来,有的说今年缴费提得太高了。村干部一解释,也还和气。

星期一的早上,照例我得赶早车上县城,中巴车翻过山就到了。现在,山上树木都已成林,郁郁葱葱,车上连我和一起上车的本家嫂子也就五个乘客,没有专职售票员,一般是到镇政府驻地司机才停车逐个收钱。但我是常客,一般都是上车即买票,司机熟练地将微信二维码递过来,我扫码购票并告诉本家嫂子已经帮她付款,她一番客气表示感谢。

过了几站人就多了,行到一半路程,车厢出现拥挤。见两位老者上车,学生模样的对少女赶紧起身让座。几番感谢推辞以后,其中一位老者还是没有坐下来,说自己只有两站路,把座位让给了提两个纤维袋的中年妇女。中年妇女坐下后,似乎很感慨很开心,她好像是贩菜到城里去卖的,嗓门大,话也多,车上好几个妇女随即聊了起来。一位六十出头的大哥声音更大,无不炫耀地讲述了他的自行车“历险记”。说那天骑自行车去逢墟(方言,意为赶集),后来搭了个便车回家,到下午才想起自行车还在墟上,急忙坐摩托去找,结果,车子还在,而且居然忘记锁车了。大家有的觉得大哥幸运,感戴子(炎陵方言,贼的意思)少多了。正说着,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颤颤巍巍地上车了,车厢里有人赶紧上去搀扶,大家让出一条道,已有两位让出了座位。司机一边叫喊要旅客让座位要老者慢点注意安全,一边绕到右边亲自将老者安顿好。老者似乎也很健谈,几声道谢过后主动告诉大家,自己是去银行领养老保险,子女多,自己领钱更好一些。

中巴车上看乡风,路旁小店听民风。管子说“仓廉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从婶婶小店的牌桌、柜台,到中巴车上大哥与老者的“历险”“感谢”,我感觉到家乡在变化,家乡更美丽。

随笔

吴姐来了

谭荣

前日听说吴姐要来,山下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说说笑笑,追忆那些久远的趣闻往事。就挂桂花树上的喜鹊也仿佛得到了消息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

早晨八点不到,这来哥打来了电话,要我马上去,陪吴姐到湾里看看。我急急匆匆喝了杯牛奶,算是早餐。四十多年不见,老实说,吴姐长啥样子,早忘得差不多了,脑海里只剩下一点模糊的轮廓。远远看见这来哥与一位女士说话,不用猜,肯定就是今天的女一号吴姐。吴姐见我叫我,愣了愣,没应,好像怕答错了。我走近作了自我介绍,说我是××的崽,吴姐重重拍了我一下,“噢”了一声,说那时你才十几岁,是个细仔子,吴姐一点不矜持,也没有客人惯有的生分,说话直接,笑声爽朗,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

在三角坪,我拉上红江一道陪吴姐去湾里。原计划沿马路去,红江提议走小路,说那样更有意义。吴姐听了立马赞同。经桥基港,过庙山里,在堂屋门边驻足环望,吴姐不时点头:记得记得,猫仔的家在庙山里吧,他有个堂姐叫沙皮,沙皮的爸爸是队里的保管。猫仔的姐叫什么来着,哦对,塌皮,是妇女队长吧,哪里会不记得呢!这是我熟悉的第二故乡啊!

小路沿圳蜿蜒而行,我们来到八家庙,吴姐见到大圳,话更多了,她说梦里常常见到岩口的大圳。那时候,大圳两边都用石头砌成,岸上还有不少条石,又长又大,是纳凉闲谈的理想场地。大圳里,只见清澈见底,水草丰美,游鱼悠哉,有时用脸盆也能舀到一两条。吴姐开始就住在临圳的房子里,煮饭炒菜用的都是圳里的水。有时炒菜要放水了,才拿起水瓢做的瓢,从容地去圳里舀,几多方便。而今,岸上的石头不见了,水泥取而代之,水也比先前小了许多,看得出来,吴姐的脸上流露着对往昔时光的深深眷恋。

刚刚从上井与下井出来,吴姐的手机响了,是岩口的美云催吴姐回去喝芝麻茶,吃油煎红薯饼,说是不少老年人来了,要看看“小吴”。吴姐连声说好好好,我们快点,不能让老人们久等。参观了陵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之后,我们仨便直往回赶。

吴姐很健谈,谈饮食,谈健身,谈佛学,谈工作,谈的最多的是知青生活。她说,四年的知青生活,她虽然流过泪也流过血,但真正得到了磨砺、教育,所得远大于所失。她以后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、困苦抑或困惑,尤其是走上领导位置之后,只要一想到那些在岩口的岁月,就好像有浑身精力,无穷的智慧,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。她说现在的国家领导人,以及许多岗位的中坚力量,都有过知青的经历,他们是国家的栋梁。

路过老支书的坟地,吴姐扒开枯黄的茅草,上前鞠躬致意。

回到岩口,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吴姐。芝麻茶热气腾腾,人们的热情也随之高涨。吴姐依次嘘寒问暖,被婶婶们拉着不放,手握了又握,知心的话儿说了又说,不是亲人,胜似亲人。说着说着,秋兰当众“曝光”一件当年吴姐的“糗事”——“小吴”(吴姐)利用沙皮和杉皮,与响皮和响屁的谐音,开了沙皮和响皮两姐妹的玩笑,惹得沙皮很不开心。秋兰一揭秘,一时笑声雷动,大家久久沉浸于“小吴”的“作品”中,吴姐更是不能自己,眼珠子都笑出来了。

午餐由这来哥做东,醇厚的米酒将吴姐的“回家”推向高潮。愁公哥来了,核来哥来了,猫仔高仔两兄弟来了,陆奇夫妇来了……面对亲密无间的乡亲,吴姐的兴致更高了。她第一个举杯敬酒,一饮而尽,然后端着酒壶,一一倒酒。我们说吴姐比我们大,不敢当啊。吴姐横直不让,筛了还要筛,似乎要把这四十年缺失的乡情补回来。酒不醉人人自醉,只因久别重逢时。大家放下顾虑,丢掉戒备,尽兴而饮,甚至吟诵起李白的《将进酒》:岑夫子/丹丘生/将进酒/杯莫停……饭后稍事休息,我们一行来到王屋山上的红军练兵场,体会红军将士登高望远的豪情壮志。这一夜,吴姐与秋兰聊得很晚,真如红江所言,吴姐失眠了。

次日,吴姐因事离开了岩口。我们请她常来岩口做客。吴姐“更正”道:“我不是客,我也是岩口的村民,不要请,我有空就回家来。”话音未落,掌声哗哗响了起来。

植牙记

黄德胜

瓷牙,色泽、咬合与前牙无异,别人看不出是假牙。从此也没有害过牙痛,只是下颚右边一颗丁牙因牙根损坏而脱落,看到不影响进食,也就不理会了。

过了十年时间,忽一日,咬动硬物,搭桥的两颗门牙“咯噔”一声,我洗了手一摸,摇摇欲坠。也许牙根损害得太厉害了,痛得也是有气无力的,过了一会儿,竟然没有了疼痛感,主要职能已丧失,不能咬动食物,但看上去好好的,还是能勉强为我撑起门面,也让我说话不漏风。但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,越来越松动,只得又去找蔡医师。我拍完口腔CT,蔡医师看后提出治疗方案:将两颗搭桥的牙与一旁也已损坏的牙共计三颗一同拔掉,植入两根金属植体,还有右侧那颗缺牙,也植上植体,待植体融合稳固后(约三个月),装上牙冠,就很好了,每个牙都分担责任,某些牙不因偏颇而过分使用受到损害,也不因过多或过少咀嚼而影响

孔子告诫子路曰:齿刚则折,舌柔则存。柔必胜刚,弱必胜强。好斗必伤,好勇必亡。百行之本,忍之为上。用牙与舌来告诫人们不要逞强,不无道理。从具体的生命角度来说,只有坚硬的牙才能更好地维系我们的生命。我那满嘴的牙,就是我生命存在的功臣。

自年轻时起,我就牙周炎不断,牙周不能很好地保护我的牙,但我的牙一直兢兢业业履行工作职责,鸡爪鸭爪,到了口里,筋肉尽剥,甚至带骨嚼碎。

到了五十来岁,下颚一颗门牙和上颚左边一颗丁牙终于不堪重负,疼痛且已松动。走进诊所,蔡医师仔细地为我看后说:“要拔掉!”我心有不合,说:“不能吃药治?”他说:“牙根坏了,不拔还会影响其它的牙。”就这样,两颗为我值班了五十多年的牙被拔掉了。替而代之的是,用搭桥的方式换上

脸腹下部的不平衡。

植牙是项新技术,将坚硬金属植入牙槽骨中作为牙根,这样能稳稳当当支撑并固定牙冠。

植上金属植体后,下颚前门一个大豁口,除却美观上的缺陷不说,发声很不方便。柔软的舌头,没有坚硬的牙齿固定活动范围,很随意地伸向豁口,讲起话来,发出很不利落的舌音,按当地话说是大舌音。为了遮掩和少讲话,只得借新冠疫情之机,经常戴个口罩,熟悉我的人,可能认为不修边幅的我怎么一下子讲究起来,有时为了解除别人的疑惑,我主动说出隐情。老伴听见我说话不利索,逗我:“唱支歌来听听。”在自己家里什么都敢为,扯起嗓子,歌声疲疲软软的,很不着调。

待到装上义牙冠,满嘴的空虚才得到充实,讲话与食物又硬气起来。

经过植牙,我更加认定,坚硬是人生的主要支撑。因为坚硬易损,柔软易存确是不争的事实,所以对坚硬又多了些许崇敬。